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水雲村豪

總目
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 閔思毅

侍讀臣 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 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 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 張曾詣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五

水雲村橐總目

別集類四
元

卷一

賦

卷二

碑

卷三

記

卷四

傳

卷五

序

卷六

贊

卷七

題跋

卷八

墓表誌銘

卷九

啓

卷十

啓

卷十一

書翰

卷十二

祭文

卷十三

雜著

卷十四

公牘

卷十五

表牋

臣等謹案水雲村橐十五卷元劉燠撰燠字起潛南豐人水雲村其所居地名因以自號生於宋嘉熙庚子咸淳庚午本郡試第一入元以薦為延平教授延祐六年卒年八十所著隱居通議頗淹博可取已別著於錄其文集舊有二本一曰水雲村泯稿乃明洪武間孫瑛所手抄大抵雜採隱居通議中語綴輯成編其文亦皆與此本相復一即此本乃其

喬孫凝收拾遺佚別加排次者所收各體較
為詳備惟原目二十卷而今本祇存十五卷
其十六卷以下已闕當由傳抄者失之特按
原目此五卷所載本青詞祝文無關體要之
作則其存佚亦無足重輕也堯才力雄放尤
長於四六綺麗之製集中所載諸啓劄大都
皆在宋世所作考隱居通議自述其得意之
筆如代吳浚謝建閫表弔吳浚文代趙必昂

謝廟堂啓通丁應奎啓今皆不見於集則其
散佚者亦自不少然即所存者觀之下筆鑄
詞亦復頗見精采壘嘗自言趙必呂稱其能
以散文為四六正是片段議論非若世俗抽
黃對白而血脉不貫者雖不無誇詡之詞而
生平得力所在其甘苦固有能自道者矣至
其他古文則入元後所作為多灑瀚流轉亦
殊有清雋之氣而間以俳句綺語攙雜其間

頗乖典則不免稍遜一籌特宋末元初遺聞
軼事時見一二亦足以資考据云乾隆四十
五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水雲村彙卷一

元 劉堽 撰

賦

漢高帝廟賦

有引

豐西山水隈曲處多漢帝廟廟像多古雅里俗歲時
致祭乞靈以為常按漢史帝生于豐起于沛戰于河
南都于秦雍師行所至多循江北暮年以來出師僅

至于斬則大江以西帝之馬足固未嘗辱其後廟祀
相望無亦仁義公恕四百年默有以深入人心者故
世祀而弗忍忘與吁三代而降政多以譎而不正庶
幾無愧者高帝爾盛德必百世祀固宜抑帝也仁明英
武度越後王風起雲飛威揚海內千秋萬歲後黍離
麥秀其遂棲神深山之孤廟受野老隻鷄豚蹠之祭
耶則千古英雄之志有觸目而可悲者矣乃引而為
之賦曰

陟山曲之坡陁兮有古松之蟠屈積楮鏹之紛披兮見
廟貌之突兀蛛蟲絡兮積檐龍蛇繪兮敗壁疏冕儼乎
帝王顧劔佩之侍側始欲諗其何神沆莫覩夫扁額則
見瓦礫飄風階除落照樵牧三五偃蹇言笑遂前詢夫
故老曰此漢高帝之廟也於赫高皇神武天毓韜光振
采美石韞玉已乃起豐沛王巴蜀戰河南入函谷眇西
江之僻左未嘗辱夫馬足顧遺祠之何多徧山隈與水
曲將非漢德深厚漢澤悠長皇天后土鑒約法之三章

除苛解燒宜萬代蒸嘗之不忘嗟夫芒碭二界瑞采成
龍泗上一亭天開帝宮揮青萍于酒後奪威斗于月中
時則霆迅電掣霧滃風從山石為泐草木失容集士馬
兮雲黑列旗幟兮天紅聲撼河朔勢赫川東羣狡衆黠
束手鞠躬開炎祀之四百後三十世而勿窮其威靈可
謂甚雄矣哉方其定都咸秦控引伊洛函關鞏固隴蜀
盤錯觀闕岌嶷黼辰輝燦萬方球珙一統正朔宴未央
朝長樂千官舞蹈六師羅絡大常奏樂上公執爵祝帝

壽之無疆謂與天而相若日月幾何山川寂寥長陵無
樹煙雨蕭蕭彼寒食松楸之餒竟無人兮為澆則廼棲
神古廟慰我黎兆乘彼白雲去來縹緲蓋星弁牢落而
受農夫蠶婦之拜奠象貌淒涼而饗斗酒豚蹄之祭醮
何昔盛而今衰俛仰悲歌不覺為之失笑也秋清兮木
彫屋老兮瓦飄石爐燼兮烟斷土像積兮榻搖日色薄
兮嵐霧冥鷓鴣鳴兮風怒號憶翦羸而蹶項氣蓋世而
凌霄噫而今果安在哉令人魂斷而意消或曰有隆有

替從古然矣未煩博采陳編汎引前事姑以近於漢者言之則前有始皇二世後有備權操懿莫不奮威逞雄角力鬪智或豪舉而席卷或交爭而鼎峙極意氣于一快騁詭秘以萬計第求子孫帝王之業不悟世變輪回之數始焉肩摩轂擊雲擾波沸已而聲銷景沒縮首喪志雄心斂于片木霸氣沈于九地蓋石火之暉乎易滅也槿華之飄乎易墜也其橫驚絕出聳動華夏生平之夸豪竟不多史官數葉之紙信自古莫不皆然徒以增

志傷情于一喟繇是觀之威力氣勢排山倒海窮貪極
暴譏訛詆訶然而莫能當數十年寒暑之鍛鍊日月之
消磨雖合古今帝王之傑特無奈此元化之密移何瓊
宮瑤臺蕩為浮烟飛埃矣恩淺惠薄豈復有遺廟之嗟
峨其仰視高帝彌足增感彼英靈有覺兮寧不心慙而
神瘥乎天道人事終有止汽儻盛極而不反則必遞遷
而周匝惟道德之亘續延洪勝智勇之震盪凌壓使當
百僚朝會之赫奕而坐念千秋廟祀之毀殘知興廢之

靡常歛威力而勿殫委厯數于代謝置生靈于安閒雖
不幸運去物改祚移鼎遭抑感恩懷德終謳思而永嘆
荒祠野祭正以著人心之騰歡而仁深澤厚廼於是乎
可觀則覩斯廟也且將莊敬思慕之不暇尚忍譏其裸
薦之酸寒乎重淒慨而興懷爰作賦以矢志請無非其
深文期昭垂於永世

壽文堂賦

大元革命初兵禍頻仍士學都廢往往易節獨劉水

村翁確守素業如平時故扁其讀書之室曰壽文喜
其文之猶壽也

兩儀肇判三才以分爰有精粹融而成文蓋鍾秀於海
嶽宜交瑞於乾坤其在天也星宿羅絡耀靈輝煥霧湛
烟霏之炳映雲光霞采之絢爛其在地也機杼縱橫錦
繡川原峯壑之丹碧峙麗江湖之漪澌淪漣其在人也
精神志氣經天緯地大則綱常建立禮樂粲賁宮廟朝
市之位官班祿爵之制下至州邑以及閭里莫不儀物

黼黻等威堂陛有尊有卑有都有鄙有鉅有細有綱有
紀施諸政刑秩然條理郁郁彬彬立厥統體次則制詔
坦明號令傳宣出絲綸而章日月走風雷而動山川悍
將流涕而向化癯老扶杖而爭先又其次則奇人秀士
忘餐失寐雕鏤才情討論經史或賡歌以誦太平或哀
吟而慨興廢或爭先聖之教於衰微或著書以俟百世
其尤下者場屋聲華音調委靡獵科名鉤富貴是區區
者最不足齒然苟為之則亦斯文之一利也顯辛以前

存而勿論蓋自放勳登極之歲暨乎德祐移鼎之年以
歷計凡三千六百三十有三矣文脈未始一日而不傳
噫河洛聿啓世變運殊元化粹精久矣發舒天矜其鑿
欲壽以愚爾廼刊落其華耀蹙迫其紆徐翳黯其昭明
蕪歲其芳腴舉數年之所嘗發揮至是摧剝而焦枯於
是泊然反素歸於太虛意者猶六月之息將復開斯文
之初乎盤桓康食幾十載而餘諸君其思非天壽吾文
而何如或者夙修日寡新習改化典籍寇讎仁義土苴

彼有懷跖心而術孔業立可家崇愷而位王謝息我天
黥解我天劓若夫沈痼書癖天閱文氣惟吾中年之朋
侶屈指東南而有幾歲推月移磨滅誰繼則飛走同歸
卉木接趾斯白日之行屍而黃泉之愚鬼也文且弗靈
壽乃在是譬猶游方之士志求登僊周行萬里出入霞
烟神氣瓠落足力繭穿覺其喪失之已多乃塊守乎泉
石之間遺形骸而精固收視聽而神全翛然羽化壽也
後天嗚乎天不忍斯文之喪是以開壽域而演真詮予

悟而喜揭扁于楣登斯堂者為予繹之

觀雨賦 有引

某歲夏旱熒焚不可奈一日步江皋納晚涼乃忽風
雲交作雷雨踵至予喜諦觀因嘆化機轉旋在呼吸
間一何易也將紀以詩客曰詩不如賦賦亦古詩之
流且昔人未有因觀雨而作賦者盍試為焉予曰諾
作觀雨賦

鶉火序次祝融漲氛堙鶴沈聲疇龜露文暑浸肌兮若

蒸氣塞膺兮如醺予意憤憤散策江村冀受晚涼消此
黃昏則見水涸沙壅炎焔頑洞睨千林以招風嘒纖埃
之不動予益憤憤而眊瞢矣盤薄頃之西望高山微雲
冉冉出如繸烟蔽虧斜日蕩漾激天俄如縈縷廣袤敷
布又如車輪徑南以去而南山之南亦見奇峰騰驟蜿
蜒如蚪如龍又徑東以之北忽賞末之生風俄而風威
漸勁雲氣彌黑濃淡砌疊如岡巒之橫出倒景晃耀映
天地而碧色爾乃排空如城倏忽流鈴海光搖閃捲水

南溟陰風雄號牛馬悲鳴撼枯木揚飛塵彼有浴川登
岸如鳧雁亂羣拽衣挾巾狂走兀唐似揮刃之欲逼亟
投家而鼠竄予方徐登野亭馮闌倚楹觀靈霽與洶涌
何曠息而晦冥乃見疏林低枝聲戰敗屋其著地者有
如飛鏃風益健而疾呼雲挾雨於欲垂列缺揮霍霹靂
轟飛俄而風力寢息西南轉值乎雲薄則網密如線至
若雲屯正厚建瓴決堰又如水簾與飛練是雨也橫嶂
沿堤循山截谿方直或似乎屏障彎環又類乎星恩惟

驟雨乃始若是蓋浮雲有以幻之瞻彼遠山白霧吐灑
飄風霏薄與雨上下眩奇呈秀燼變忽化天巧所到雖
妙筆而不能盡雨沾衣單冰凝露寒於憤憤以頓清忽
脩脩而欲僊則詠曰此天下之奇觀也余嘗喜登峯以
觀雪月喜臥石以觀雲霧尤喜伊何臨江觀雨嘗試思
之風雨雲雷交戰並集神怪掀舞魑魅為泣衆駭臬而
無人色我乃浩乎太虛以獨立正於此觀天地之變又
何嫌乎好奇之癖心志激壯精神飛翮劔槊舞鉦鼓喧

如見乎赤壁走操淝水殲堅唐兵破夾寨之日周師捷
高平之年山開石泐河傾海翻將非奇觀之尤傑然者
耶嗟夫天地焦枯金石俱靡陂澤欲竭黍苗已悴斯人
旦暮已矣而昊旻至仁忍遂涸棄驕陽化霖旱虐一洗
然則神工之轉旋其易特反掌耳海宇之大黎庶之繁
一亭毒於蒼冥寧俾暘死于是間蓋窮則變通大易之
義豈惟造化之仁將亦理之所必至吾因觀雨而悟夫
天道陰陽之機世道升降之際則憮然而起曰如斯而

已乎一反掌之轉移亦甚易也

養生賦

至元庚寅歲秋暑熾甚予患痢疾良苦既小瘳作養生賦以自警

維炎歊之侵薄兮幸苟免夫隕墜委瘦骨於一席兮亘中宵而不寐展轉乏力吐納短氣蓋五臟六腑之鬱積實九竅百骸之腴膩窮日之力挾而去之故雖有存焉者寡矣情思眇綿支體廢捐惟百念之頓清見一真之

湛然則反而思之曰羣生賦形危淺脆弱外而皮膚內而筋膜非金非石易脆易削肺肝有似乎羽輕腸胃何殊乎紙薄偶一息之不續不崇朝臭腐而銷鏹嗟夫幻軀若是其不足恃耶而以此當天地之遷變亦甚岌岌而不覺雪風墮指霜硝裂齒百川凝冰陰毒入髓其酷暑也太空流火山木焦燎污沱沸波六合烘窰吁可畏已乃以危淺脆弱之質敵此毒烈慘酷之氣孰勝孰負可驚可悸矧夫思慮糾結憂樂摧折嗷呼損肝勞苦傷

骨或疾鞭其神魂或顛蕩其氣血乃若醇醪沈酣冶容
斲喪極口腹之無厭竭精髓於一暢是殆逃生於毒鴆
血肉之中寄命於猛虎齒牙之上也寒暑迭衝情欲夾
攻曾人生所息之幾何乃欲以應夫無窮將見如電光
之閃忽曷不為老氏之守中天地生化父母保毓蓋至
貴者人身難得者壽年安忍以其至貴難得者棄之空
緣乎予既疾而獲痊撫弱質而凜然願清淨以養生庶
永壽而或僊

剪韭賦

病痊以後榛莽紛糾間步荒畦猶見殘韭命老圃以荷
鍤見隴墜之如舊則乃除其蔽翳芟其老醜加灌溉於
既枯不崇朝而吐秀時雨適至生意滋茂萬綠翠敷千
枝玉瘦乃剪取而熟之映水瓷之滑溜既愜予心尤利
薦酒於是澤以醞醢佐以老蘊凡調和其滋味益助發
其甘芳益鬆脆而適口復潔淨而清腸更易爨而生燎
亦旨美之可嘗時則腹疾新蘇靈府通疏方戒茹葷惟

許擷蔬凜百物之多忌惟一韭之是需生意續而不斷
物性溫而無虞每噍之而適暢復何異乎膏腴憶杜陵
之夜雨炊黃粱而與俱嗟夫非此韭風味之足嗜者乎
彼以二十七品而譏庾郎者又奚恤於此徒

延平新郡賦

有引

延平閩喉襟郡也上則建安汀邵順流而趨下則興
福漳泉湖流而會古為鎮以延平名厥後鎮陞為路
至南唐始以劍名至宋又謂西川有劍州加南以別

之其得名之初蓋曰晉雷華為建安從事佩其父煥
所得豐城劍經延平津劍躍入水華募善沒者求之
不見劍而見雙龍焉遂指為張華所失之劍亦會於
此而證以神物終合之說然而非也昔張茂先仕西
晉誅死于洛終其身未嘗至閩劍何由合今則諉曰
華禍將作劍倏飛去非誕妄傳會而然耶或謂雙谿
所匯狀類交劍此說近是而郡人則相傳謂劍非美
名也其字之偏傍從刃從兩口三人此名大為不祥

往歲嘗易置郡扁甫揭于譙而市人忽鬪斃刃下者
三乃撤扁迄今弗敢署民實病之至大皇慶間同知
郡事赤盞公顯忠來訝鼓樓無郡扁詢諸耆老者老
以實告且曰厥今時平兵息願去南劔名復名延平
予以避俗忌從民欲可乎於是郡佐盞公以聞於上
司上司以聞于朝廷延祐初元三月十有九日顯允
信陽韓國保前已授南劔路總管矣郡佐盞公時相
以為言改授延平路總管八月佩新符牧雄藩差覈

布宣封部丕聳方將葺舊譙揭新扁用欽承天子之
明命以肅邦人之觀聽郡文學掾盱南劉堽賦以美
之曰

於皇大元有赫厥聲嘉惠遠藩申錫美名猗與盛哉允
宜揚休命而彰威靈者也眷惟延津形勝天成據七聚
之要衝控八閩之縱橫行山峙秀筆峯凝清東望則谿
灘石澗勢若蛇縈萬槳順流擁泊福城西望則疊嶂層
巒螺髻引繩遠瞰樵川倚如坐屏南望則千山奔馬溯

流欲升亘乎三華界彼臨汀北望則芒芒坦涂間以茂
林駟傳旁午會于建寧既提封之廣袤亦生聚之繁興
臨以三品之總府衛以萬卒之連營闐闐羅星車馬喧
霆垂楊蔭乎康莊長橋跨乎清泠寺鐘樓鼓朝莫鏗鉤
此非昔日陳侯誨創闢於荒翳張侯甯捍患於紛紜者
乎毓人之英由地之靈則有續道統闡聖學如諸賢之
屹山嶽又有樹名節攄忠鯁如諸老之炳丹青魁儒秀
士膚使名卿前引後隨佩玉振纓獨怪夫郡額之弗稱

致啓乎羣喙之譏評何以言之夫樹屏建侯職重宅生
萬姓之所具瞻一扁詎容或輕固宜寓公正寬平之意
副休養生息之情奈何點畫意象之間乃露鋒刃斬刻
之形殺機隱隱羣心兢兢至驟起胥戕之兆而占者謂
字體之宜更也彼西川以劔名者乃其銛峯峻壁之克
肖而是邦亦名以劔且祖夫晉說之不經若爾則為世
道慮為生民矜可不順衆志思小懲乎爰有郡佐披襟
建明聞于臺司達于彤庭乃出綸綍命鈞衡其以南劔

易以延平於是置郵傳命一札萬里蕙迎聖恩滌濯俗
忌時則顯允韓侯誕膺眷倚指是邦而集牧候臨遣於
殿陛奉吳命以啓行佩金印而戾止仲秋之月玉宇澄
霽差穀旦以宣藩出新令而布治胥吏羅拜僚屬環跪
簫鼓喧迎旌戟擁衛府寺改觀山川助喜風動乎五色
雲封乎四履而又延平之名方新適與延祐之元相比
無亦氣數之前定匪由人謀之擬議耶嗟夫名則美矣
實亦宜爾儻敷政之失中雖易名而何謂故乃玩平之

字繹平之義其於政化大哉闕繫蓋嘗青燈繼晷考諸
漢史吳公之為河南賢守也曰治平第一宣帝之稱良
二千石也曰政平訟理固知古人治郡惟平則美毋謂
名已改而實可棄也且權衡不平則輕重殺波瀾不平
則舟楫廢况夫千里宅牧之權五馬金章之貴據案執
筆生民命脈所寄者乎是宜守醇悶敦簡易酌柔剛戒
偏滯勿私喜怒勿違律例吏胥當戢也弗戢則舞文弄
法而平者陂豪猾當懲也弗懲則弱肉強食而平者躓

讒諂當察也弗察則變白易黑而平者圯矣故聽訟主乎平則無理者不敢以貨餌折獄主乎平則無辜者不至於冤死一平廣布萬善斯備萬善所感諸福畢萃由是而貫幽明息沴戾雨暘和調黍稌豐峙斯時也渤海之牛犢勤耕潁川之鳳凰呈瑞政績著聞重加褒璽詎止為公為卿宜孫宜子且邦本所關國祚亦受祉矣儻或昧持平之道虧和平之味私蔽乎公以非易是虐用鞭笞弗飭簠簋華村多吠夜之犬石壕有捉人之吏將

見不平其鳴喁喁沸沸勃鬱哽塞乖氣召沴則否德而
祿殃咎奚避是故因頌進規式警有位為政不陂太平
萬歲

迎春賦

仰天運之周流兮殆有似乎環循悵殘臘之垂盡兮又
將迓夫新春千山積雪八荒屯雲正寒氣之侵肌俄洪
造之轉鈞歲千易而逢卯月律轉而建寅爾乃丹鳳頌
歷土牛祀神蓋四時之更端而萬象之維新若夫風日

酣美燕鶯嬌媚亭館歡聲畦隴生意園林粲其錦鋪笙
簫喧而鼎沸此則游人之樂自迎春始也東作屆期犁
鉏如市夫耕婦饁兒嬉女侍社鼓夔夔秧歌娓娓此則
農人之樂自迎春始也晨曦初升春誦勤止坐對聖賢
心醉經史講明政化之原沈酣義理之味此則士學之
樂自迎春始也嗟夫一歲之首四德之元芒芒大化旋
轉乾坤極而必反寒而必溫世俗徒見夫時序之改君
子獨惜夫日月之奔此所以有感于迎而為之銷魂也

與援筆成賦孰識其故春風已知入我窓戶

閱武賦

縹緲浩蕩灑氣淒爽千騎翼而外圍萬卒聚而內嚮牝
牡互列方圓殊狀神旗豹尾崇牙虎帳戈甲明銳旌戟
鮮強傍羅偏裨中立大將部勒既定沈聲息響一騎
之傳呼紛諸軍而勇往乃左乃右或下或上試攻伐擊
刺之技嚴坐作進退之象陳法合乎孫武陰謀本乎呂
望紀律嚴整氣色激壯俄申令而校藝乃拔尤而行賞

矢欲破的槊欲穿強或揮刃而畧陳或說劍而抵掌莫
不驍勇矜奮趨捷縱放砲飛空而星流旂莽野而塵漲
風雲回合烏鳥悲愴歛飛鏑之命中翹萬首而齊仰已
乃卷旆鳴鉦解嚴休兵奏角兮振揚殺氣伐鼓兮激暢
軍聲步騎序行按甲歸營我士無譁惟聞馬鳴喧市人
而擁觀羨軍容之精明恭天命以征討必靖亂而致平
客有誨予者曰子之譁戎講武偉矣抑嘗思右武之流
弊否乎大凡備不設甯勝貴能持天道惡殺國宜畜威

倘佳兵而不已必生靈之難支故當軫荆棘凶年之戒
宜勿犯不仁焦爛之譏且子獨不見夫邇日江鄉之苦
兵者乎一聞過師麇奔鴻飛踰岡越嶽竄伏顛隳荷甑
釜而負衣橐攜幼穉而扶老羸或風雨而雪霜競號號
於寒飢井竈無烟况聞犬鷄益其引避之不亟則虜略
淫汚而罔遺悍卒紛其肆暴主將偽為不知分甘是務
誰卹創痍故乃粟空于廩魚竭于池或不幸而相遭必
執縛而鞭笞其遇敵也率奪氣而怯戰其賊民也反攘

臂而怒馳逮軍行而民還則生業之已墮既盡壞其器
具且不存於門籬歲如此者數四歎雖生其奚為斯窮
黷之貽害雖傳聞而已悲嗟夫仁以為城義以為池循
吏布於郡國良將鎮乎邊陲輕刑薄斂除暴禁非四民
樂業五兵何施是以歸馬華山而天下一干羽兩階而
有苗歸至是則春秋之閱武特以示弛兵忘戰之危而
道德禮樂之化自可固子孫帝王之基天子有道守在
四夷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雲間賦

吉士蕭子來盱豐託雲間以自表而徵詞于水雲村之
病翁翁爲之言曰夫雲也者天地間神化之尤者也而
其氣生于坎宮出于山川行乎太空翕忽聚散縹緲鬱
蒼其發舒也膚寸而滿六合其變幻也蒼白而異始終
其附乎日則晃漾遠邇其察乎風則飛揚西東凝而雨
露則萬物資以潤澤藏乎穴洞則窅然莫覩其蹤為慶
為祥匪電匪虹雲之神化若此也而子寓意于雲之間

得非慕昔者之陸士龍乎抑予聞之士龍之為士龍一
雲間也僧住半間雲半間亦雲之間也子將奚從以予
觀子閒靜守默如雲之未離乎崆峒傑出卓立如雲之
特見乎奇峯留情於詩雲態悠悠寄興于琴雲意溶溶
是將養其資成其德從龍於雲中矣宜足當雲間二字
之封若予也固樂與雲相從但其荒村淺水游氛薄靄
又安望雲間之下風雖然有一于此子方壯吾且老各
安其分爾又何計乎窮通方將蛻吾形凝吾神飄然上

溯太清之濛濛斯時也子其雲間乎我其雲間乎同乎
異乎盍應之曰將無同然則孰究其所終姑舉弦而揮
之目雲邊之飛鴻

水雲村豪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水雲村彙卷二

元 劉堦 撰

碑

參政隴西公平寇碑

大元運神武以制六合任仁賢以福諸道江南既平閩
十有七載南北一家烟火萬里海澱嶽靜風恬日熙彼
有負險阻萃淵藪嘯呼萑苻或一二見不旋踵而釜斂

以平杌隍以寧由皇威丕暢遐邇率服厥亦惟蕃得人
綏靖有方方式克至于今日休至元二十有五年奮寇
鍾明亮起臨汀擁衆十萬聲搖數郡江閩廣交病焉獠
健豕突草萎木枯血肉填谿谷子女充巢穴有旨進討
輒僞降以款我師明年邱元起廣昌與明亮掎角彌漫
浸淫遂及我豐豐民素弗貳顧力不克拒則有被脅而
從者焉勢張甚又明年春賊大至陳河田陳九陂又陳
小菜鋒交焰熾勢益張遂犯州州南門實闕江賊乘橋

攻門是時諸軍甫集出營黃原城戍單弱蕃垣蕩夷事
且急乃斷橋以拒之守兵飛矢露刃州民擿瓦投石適
雨暴江漲賊阻深引退既退勢猶張焚戮村落亡虛日
州惟閉關自保雲沈雨淒官民惴危老穉悲戚救我者
誰一日陰霾劃開天宇澄霽則叅政李公來號令新和
氣回軍聲壯風采肅乃啓城關乃發倉粟乃寬刑辟乃
緩商征政有便民者罔弗舉民始有生意賊亦望風鳥
獸散於是責官吏以招來分師旅以討捕悔過宥之負

固誅之州境畢清則率諸將擣邱元之巢殲其渠離其黨輯綏其流亡振旅還州州人香旗歡迎感極且泣曰生我者父母全我者叅政也自邱元敗而明亮孤不數月賊悉平嗚呼公之功偉矣公端人也其仁如春其清如水其誅賞公平如權衡其在軍中手不釋卷雖羽檄紛馳猶崇學校修祭禮非其本領正識慮明曷克若是昔公先太保武愍公來救盱眙民嘗刻碑府門今豐之危視盱彌甚而公之德視武愍有光焉是宜碑顧碑亦

未足以彰公之德也陵谷遷易此德不磨日月晦冥此德不掩肉腐而骨骨朽而土此德不忘屹兩碑以相輝垂千載而有永姑借是以寄邦人之思公名世安號龍川家世河西徙居燕為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有年矣勲名著聞新膺特旨因任云頌之以詩曰

維元受命誕揚厥武有偉混一卓越曠古東洋西崑北漠南溟星拱雲從疇敢弗庭蠢彼汀畬乃作疥癬虬撼不量虺毒肆吮暴骨成邱流血成川浸淫盱豐釁積兵

連寇環于疆孤城岌岌幙燕釜魚孰紆其急德人惠來
遂活吾豐其人謂誰參政李公威惠翕乎謀斷兼足國
手雍容立整敗局昔公未來民與死期公既來止和氣
春熙昔公未來嘯阻篁竹公既來止妖氛夜肅功成而
東舟載月明父老太息孰如公清公恩弗替人思弗已
紀德于碑名父名子豐峯峻極盱水深長我士我民千
載靡忘

豐郡三皇廟碑

鴻濛分天地位貞元網緼之氣旁薄鬱積而無所泄有
聖興焉是為大皞氏逮夫停蘊寢久貞元復會即有火
土之瑞者出焉是為炎帝又為有熊氏世俗第稔聞壁
合珠聯口誦習熟謂伏羲神農黃帝實接武以相繼逮
考古志乃世之相後先殊遠由黃帝溯神農中間相去
已三百餘年又溯而上之蓋不可知亦悠遠芒芴之極
矣而三神人者或顯卦畫辨陰陽以露神機或嘗百草
品藥性以開醫道又或著醫經制鍼法以救民生俱能

壽斯人欲絕之脈補造化不及之功世咸尊稱之曰三皇三皇於江南故未有廟至元混一令郡邑俱建醫學始立廟南豐繇縣陞州二十載猶未廟也春秋祭朔望拜率僑寓于館驛于佛堂僉曰弗稱顧卒無念及者太守隴西公之來也謂此弗祀非所以承詔令尊聖神得故主簿廳廢址於州東北隅卜之食誅茅運甍募匠市材捐已俸率醫人致助大德庚子春始構創中為正殿旁為兩廡外為醫學門又外為櫺星門明年廟成衛以

柱桓環以垂楊甃砌潔整丹堊明煥三皇塑像南嚮四
正繪像東西嚮公常躬程課無倦意月朔望公常躬奠
謁無廢事命醫官諸生審究脈病證治交暢互闡雍雍
于于又明年公政成衆慮其久而忘也請紀諸碑予嘗
嘆流俗淺識類目醫為技術乃未知醫之濟世功配天
地何也天地生人而不能使人之無疾人而疾籲天天
漠如也叩地地默如也疾弗瘳則必反而求諸醫醫得
人焉則痿痺蟬痛者止羸瘠者盛壯而垂絕者不死也

曰功配天地非邪厥亦惟三神人者發天之機啓醫之
教然後雷扁和緩仲景華佗叔和思邈之流與凡歷代
名醫得以繼作迭興極神聖工巧之用救虛實冷熱之
偏脈有訣藥有方十三科有傳億兆生靈之命有賴家
祀祭而戶戶祝禮亦宜之侯邦實司民命可不祀乎是
故太守倡義勅建按令式嚴祀典于醫道有光於禮亦
宜余嘗獲從公陪祭清曉班庭中月星朗耀柝桶輦飛
覩殿上燭光搖曳靈風肅然獻官盛服端笏降登裸薦

如禮羣執事無不恪恭就位訖燔瘞罔敢惰余歎曰盛
哉祀繇廟興廟由公興顧未有表顯之者今諸君慨然
碑焉益盛已因語之曰廟存祀存即公名常存抑未也
繼公者心公之心修完繕飾俾勿有壞廟存祀存亦與
公之名俱存諸生曰然其述此以志不朽乎遂書以授
之李公名彛字憲甫安次人嘗僉浙西憲事今以奉直
大夫知州事云係以詩曰

三皇聖神開天建極肇其基醫道躋世壽域洗疴濯痼植

仆膏萎造化同功萬國祀之自豐曰州醫未興學賢侯
泣止新廟是作廣殿崇陛威顏凜如生徒在廡時講方
書廟千萬年名與俱久勒詩堅珉式克勸後

大田廣佑王廟碑

廣佑王發靈樵郡之西乾其廟于盱江之鯉湖嘉禾之
聿水之大田則支分者也王歐陽其姓祐其名隋時為
溫陵太守受代歸舟次大乾而溺因葬焉地人遂奉之
為神受王封列祀典世傳其溺時事特異余不能述述

今事而已大田之祀蓋自魯氏始旱澇寇疫禱輒應往
紹定己丑歲暨至元丙子歲著靈尤偉妖氛以清生聚
以完賴王之佑且數十年顧祠弗建羣心鬱焉魯之族
協謀由馬鞍山遷祠于村心富者捐貲粟貧者輸力役
經始于丙子之某月落成于某年某月里中士侯君在
復為之加丹雘峙閭墉猶以為未愜也謁余文記其事
余惟聖門家怪力亂神不語余亦安知夫世有降靈附
語帕首曲踊遂號之為神者余獨證諸實理即傳有聰

明正直依人而行之說在曰神矣無形體無聲臭也陰
房鬼火古木鴉聲晝歛杳冥默若響答者何居曰人耳
人而神則神也又何居曰心耳是謂神舍是謂靈府脉
疏孟飯俛伏咕囁叩若應視若臨庸非吾方寸妙用實
為之而荒庭古屋繪形象偶直其寄也今夫大田之地
不接于西乾王之馬足不踐于茲土乃胼胝著明之若
是無亦人賴神而安神因人而靈人心信奉之弗替即
廟祀亦千載勿替可也大田之人勉乎哉若夫侈神之

靈有貢士侯君舜舉之述在余故不書特為賦樂神之
詩使歲時歌以祀云詩曰

大田之山兮青青大田之水兮泠泠神其來兮駕西乾
之雲息兵兮殄疫時雨暘兮多稼無蟲螽有永千秋兮
于茲廟食鼓坎坎兮舞蹲蹲褰鞞鞠脰兮羅薦芳馨神
人相依兮百世是承

貞元萬壽宮碑

道觀僊宮有甲于南豐者曰貞元萬壽蓋故靈都觀也

其初則魏真人元吉祀玄女肇建觀號貞元於宋治平
中改賜額號靈都於今則大德庚子歲陞觀為宮仍靈
都貞元之號而加萬壽焉茲其建置沿革之大畧也其
址則據州治之東挹江山倚闌闡夷曠軒豁為諸觀宗
其派則支分於桑田而建觀者號長生又分於石谿而
建觀者號棲真甲終乙繼咸祖靈都茲其始基與析派
之大畧也慨思往昔觀闕岿堯像設儼肅徒侶無虛察
而經誦罕暇日盛哉久矣孰知夫丙子劫運南北兵交

金文玉字還于大羅月地雲階幻為焦土僅存者寥陽
一殿爾環顧闐寂惟覺景之異心之悲則有隴西冲真
師出而拯之當榛礫荒殘中執掌儀圖誓復舊觀願力
感夫神靈誠意動夫檀信由至元戊寅訖大德戊戌是
營是度弗完弗已卒能俾修廡翼如端門屹如三元殿
羣道寮整如即今之碧甃丹楹雕珉藻稅昔之斷礎荒
烟燐螢棲息者也今之昏鐘曉鼓香薰燼輝昔之空庭
日永人物罕景者也茲其興衰復古之大畧也師服勤

至矣乃思長生為觀實我同原顧積靡弗修久即益圯
於是欲加葺完而命其徒李以觀嗣焉復念棲真煨燼
則命其徒謝庭芝起廢焉一宮二觀鼎峙崇隆論者無
不多師之功余亦謂師誠有功也一日其徒來前曰吾
師之功信然矣後千載孰有知其然者乎千文施垂不
朽以觀壽也敢請吾聞聖經有曰人能弘道又曰苟非
其人道不虛行然則人其道樞矣乎非宮曷闡是道非
人曷興是宮吾故為師著之復作詩以侈之師名逢慶

字冲真歷本郡道正今提舉本宮為道教首詩曰

溟滓寥廓大道之原其宏也人昭哲天淵於皇玄元教
衍億世彌久彌昌惟其有繼擘奕真宮誕鎮吾豐昔何
靡靡今何崇崇門闕穹華徑塗坦闢璇題干霄金鋪耀
日僊真列班天丁衛闔威鳳盤旋騶虞徼巡西掖專祠
玄女呂祖兩廡分祀百靈疏附瑤壇整潔琪樹鬱蒼人
靜月明笙鶴來翔霞服星冠朝真禮斗磬挾風清鼓騰
雷吼誰克登茲惟冲真師劫運際逢身翼衛之啓後光

前流輝著譽繇師願力威神協助恢行遺派長生棲真
由師指授繕飾咸新衆庶罔功帝德天覆老臣稽首永
祝聖壽

水雲村彙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水雲村彙卷三

元 劉燠 撰

記

南豐州鼓角樓記

至元二十有一年甲申歲冬十月南豐州新作譙門成
書始也始陞州也豐故壯邑甲江右歲值壬午隆以州
權專決直達與盱撫等邦侯超爾自山東來開藩是時

阻江初息磔壤莽蒼官寺僅完門觀弗峙土垣柴扉過者平視侯曰嘻崇闕麗譙所以存制度聳觀瞻也邑皆然州顧若是寧不輕政令而褻等威於是儲俸節費致木與石公私不應樓是以成傑棟巍檐疏櫺堅檻雲山拱映采堊華煥其下則中通甕門旁峻石壁壯扉巨鍵目耀心惕入者鞠躬罔不興嘆何昔卑隘今雄麗也禮諸侯門阿觀闕隆殺有經僭侈不可儉陋亦不可郡國視古諸侯侯今能是是謂知禮抑非曰徒以為觀美也

夫伉門列戟以威遠邇鳴角伐鼓以警昏聩有官守者
盍思焉凡蚤作而聽斷莫休而宴息聞聲深省仁聲得
無未徧四封者乎識察得無未極高明者乎閭閻畎畝
得無未安於興寢者乎奔馳赴愬得無扈門禁而未通
者乎因斯樓動斯念殆凜然若不能以終日觀美云乎
哉侯涖州垂六年政績著聞詔俾傳襲行且入覲矣邦
人士念侯經始之難請刻文以記故書至元二十有五
年四月朔日記

觀空堂記

鄉先生桂謚祐詩名滿江湖而肥遯萬山中築室三間
藏書千卷寔明几淨將以逸老扁之曰觀空詩友劉燠
為之記曰空矣奚觀觀空云者瞿曇氏說也愚不熟貝
多語請以意言夫空非無因而得名由不空乃始有空
即空與實對矣彼不觀實惟空是觀將亦厭夫實之不
足恃故移其觀於空邪顧未悟乎空者正乃實為之嘗
試求諸一身有五官四體有五藏六腑焉嘗試求諸一

家有田宅池館有器用財賄與凡旦莫取具以養生者
焉嘗試求諸一國與天下有宗廟社稷有朝廷百官有
土地人民兵甲府庫焉夫焉往而非鑿鑿精實者日月
幾何死生興替往往毛骨皮肉化為抔土亂山寒雲號
鳥夕陽牧豎樵翁相與長吁而太息而其華棖雕梁或
後嗣之弗克守或傾頽而灰燼焉南畝東臯歲入佗姓
家所藏蓄散落人間其在上者則秦城之金人晉陌之
銅駝運去祚移鼎遷物換虎豹九關玉帛萬國而秋風

禾黍遺老伊嚶雖萬乘九州之權曾莫能留觀於晷刻
悲夫實不足恃乃若此也彼有畏其為吾累者始欲觀
夫空矣由是言之空由實生實互形而空乃名詭曰觀
空孰非觀實朝莫四三吾累均耳今吾有以藥之請無
觀空而空其觀何如且人以實為空非也吾視空實等亦非
也其眩於兩端若是者將非觀為之邪而能頽然釋然
遺爾形收爾視泊乎反其初無觀即無空乃莫吾累矣
苟未能廢所觀而曰空也者雖闐立曠野洞視太虛然

心目所及宇宙之內觸景皆實物游氛幻色亦足點滓
將指何者以為空而又何觀斯堂扁以觀空達矣又由
是而空其觀乃真空也已瞿曇氏之說未也先生然愚
言請以是為記不然請示吾以空

宗覺報慈禪院修造記

宗覺南豐古刹也在唐名禪祖其易名自宋紹聖二年
始歷五季摧毀其復興自曾氏始曾於是邦為望宋初
大師密國公致堯首捐貲新佛殿其後南豐先生文定

公鞏堂封茲山中有司按令甲禁樵牧自是崇護惟謹
又其後文肅公布登政府援故事請以為功德院祠其
先有旨賜今額崇護加謹又其後參政公淵子帥江西
其季刑部公沖子守南安過家上冢展敬先祠當是時
旌戟列隧前官吏走道上崇護愈益謹而院亦滋耀矣
故雖田入不豐徒衆不蕃而上下三百年間獲與名山
巨剎齒騷人之所詠歌游宦之所賞稱豈無自也初景
定壬戌歲主席弗勝任院幾廢曾之胄玉局公鈺與其

宗人高詢謀於衆選僧於佗院得定亨者使領之亨為
人介且勤謂宏教法飭故事吾責也苦淡節約懇惻祈
懇時則玉局公與高為之新其法堂焉桑海俄更方袍
蓬銳鮮不棄本務而逐世好亨獨堅確匪懈惟茲院是
營命其徒貴聰題募遠邇時則有衆緣為之貌諸天構
鐘樓焉僧寮之創則亨自力也檐楹宿雲堊繪耀日鼓
喧鐘鐃薰芬燼輝亨方益思以侈飭其教傷哉逝矣聰
也閔乃師興植之勞懼久且忘謁記於予予攷元豐類

豪諸志銘書曾氏兆域率曰從周鄉之原頭從周則今
昌後者原頭則院所都也慨思是宗之顯榮翕赫時其
福茲院也宜甚厚鼎遷物改之餘保固宰邱寅奉祠像
視昔崇護罔敢替蓋院以曾氏興曾之冢祠以院存勤
菑而豐獲茂施而裕報理也而亦有惑焉數百年漢唐
仁義之澤酣潤融浹昭天漏泉寧無一絲髮之足繫百
世者樊崇溫韜輩顧忍之秋風陵樹金椀人間乃弗獲
下比於茲院之所封植則又理之所不可推何也余數

游茲院愛其嵐翠葱鬱金碧華煥或時摩挲荒碑睨梁
題歲月輒油油然徘徊思古淒楚傷懷為之動無窮之
悲而亨能主此以不負曾氏聰能念此以不負其師信
可書也為記之且勉之曰尚其善繼乃師之志亨蕭氏
子繇寶峰住茲山凡十有九年而寂徒二人長聰也次
貴慈大德四年庚子六月日記

州城隍廟記

大德三年春燕山李公彝以前憲臣來守嘉禾郡甫數

月威惠流暢四履丕聳則因事之廢墜者補飭之而城隍之祠以新葢故祠燬未復二紀矣斗室名存頽垣敗甃間斷煙寒鐙幽隘寂闕數議修畏陰陽拘忌之說公曰嘻有是哉城隍有神列祀典闕政體其非淫厲之謂即廢弗祠將無以妥神靈福民物吾守臣何敢慢復何拘忌之畏捐已俸以倡協衆力以助選里望以分任曰鄧端汝其督修正殿曰李定汝其督修香亭曰陳拱曰朱敬汝其督修廡與門咸捐貲赴令惟謹耆老率州民

致助益謹明年廟成又明年正月丁巳迓神以居崇閣
飛檐文砌博礎圭衮中峙劔佩傍侍裸薦豐潔妖厲伏
息州民大和會斬余記之按周典以吉禮事邦國之神
城隍有祠其殆始此又按史吳以赤烏元年修蕪湖城
隍祠至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紀俱祀城隍其祠之寔
盛又如此而山陰陸氏謂唐始祠城隍誤矣惟南豐徙
邑自開元始其祠城隍疑自茲始古志謂故宰游侯茂
洪功德在民民祠以為城隍之神余不敢知余獨以為

畫城郭浚溝池建官府聚民庶誅賞於是歌哭於是孕
育長養於是地載神氣安可無精爽以至神明而又安
可無棲神之宮尸祝之庭邪况是神也實與官府分職
事共理民物吾有司涖政而無所聚居而無宇則其心
將惕然不能以終日彼聰明正直依人而行以捍禦患
菑一郡寄命乃風雨薄之土草蝕之王儀虛而民志鬱
踰二十年曾無一為之惕然者獨何心邪惟公破羣疑
蒐墜典構創一新而民不知役繼今官無廢祀之譏民

有報祈之地神安民亦安是宜書也故書抑是役也非其僚友和謀慮一徵肆牽沮其獨無倦乎蓋主其議者有長官巴延徹爾而協議者有佐貳楊澤常泰也故併書若其規制廣狹之宜支費多寡之目與夫用不足而取給於四提督者刻於碑陰故不書

蓮社萬緣堂記

佛教入中土繇東漢始溢為蓮教由東晉始分為豐郡萬緣堂則由至元己卯歲始也遠公開蓮社更十數代

歷十數百年遠矣而寢盛南北混一盛益加焉歷都過
邑無不有所謂白蓮堂者聚徒多至千百少不下百人
更少猶數十棟宇宏麗像設嚴整乃至與梵宮道殿匹
敵蓋誠盛矣斯堂特其一焉爾初州東之偏有勝地曰
萬家岡南城吳氏世業也有鄉民曰覺全君蓮社道人
也斷葷血持經法五世矣堂未建覺全期建堂徧走於
有力者吳某於是首捐地沿舊岡名更曰萬緣已而有
過用昭者捐貲以市材有吳文容者捐田以贍衆堂之

成久矣記未作覺全來求記余聞毗盧遮那之為佛祖也一清淨法身而已世有嗣佛教者亦惟清淨其身而已種蓮結社其非取清淨也乎余特未知嗣之者果能是否夫落鬚髮釋冠巾絕人道棄世務澁寂凝固泊然於無為之境佛之教也有室廬適其溫涼有飲食飽其朝莫外無饑寒之憂內得以專一清淨之學力到機熟心華自發寶月自見入妙悟成正覺佛之意也余益未知居斯堂者果能是不嗟夫彼其鬚髮蕩然冠巾弛然

吾猶未見其能然過此以往滋可懼已羣聚而裕處苦志而勤修一席之安至末也一餐之飫至微也顧清淨之學不可惰白蓮之名不可玷也人何為而人佛何為而佛其知之乎未也則有吾六經聖賢之訓在又將為汝陳說焉

南安路學大成殿記

王者之祀古惟以廟故易曰王假有廟詩曰清廟祀文王殿則未聞也唐祀夫子亦惟曰廟寧非謂殿統於廟

不復專稱歟乃若安靈以殿名殿以大成煥乎宸奎之
昭回則肇於宋迄於今何其盛也永惟慶厯詔下凡郡
邑無不有學學無不有大成殿楓桮罍噐比隆治朝闔
闔柱栱儷美輦道又何盛也橫浦古佳郡盛儒風讀蘇
公一記舊亦知南安學為重矣大成有殿屢修屢圮逮
邇歲圯益甚薦修完復蠹腐欲圯適符離王侯至暨教
授永嘉張君夢桂謀新之徵費於學市材於山募役於
傭期歲而殿成堂閣門廡因舊加葺焉建昌郡博士胡

君長孺記之久矣推官孫侯來南豐求余作後記余輒因名殿之義諭諸生曰自堯至夫子七聖人者天下之大聖也獨稱夫子曰大成豈前數聖未潰於成耶堯舜禹湯文王以大聖而為君周公以大聖而為相據崇高享富貴而行其道於禮樂刑政間潤澤浹生民聲光赫當時夫子泊然一匹夫爾挾其聰明睿知之資與凡經天緯地尊主庇民之學今日魯衛也明日陳蔡也位不高道不行其曷曰大成然而識者曰賢於堯舜矣生民

以來未有矣如仇牆如日月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二三
子之取譬若是也何居無亦曰身都萬察福澤僅周乎
一時道在六經功德可垂於萬世二帝不再帝三王不
再王當時魏煌直如一點浮雲過太虛而今安在哉吾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載諸經籍者百世師用百世之唐
虞三代也千萬世師用千萬世之唐虞三代也其孰不
曰大成士而游於學也詎止朔望釋菜春秋釋奠而已
興俛折旋乎殿庭間叩首觀焉名殿之旨如之何弗思

而况十行新播二字增封所以翼扶章顯者益至又如
之何弗思對温厲恭安之容而想夫金之聲玉之振神
遊千古與聖同符節雖未識其大成亦豈不可為成人
也乎張拱闊步虛氣高談心不存道行不副言上焉者
以詞章誦說為儒者之極功下焉者蟲鼠其態虺蜴其
志甚至有不可勝道者登斯殿者吾夫子有靈其誅之
矣夫子不汝誅也聞斯言而不悛則身存而心死心死
天誅之也即夫子誅之也余恨不獲俛伏殿下與其為士

者評之孫侯宜因吾記轉以勉之可也王侯名虎翼今移鎮撫州其在南安也多嘉績皆可書而知修學為先務宜特書孫侯名萬鎰由推官擢南豐知州乃不忘舊治而求以表章之知所重也宜併書

南豐州重修東嶽行宮記

南豐東嶽祠壯麗甲東南四方觀者有是言久矣若稽古志祠創於宋嘉祐中時劉宰令先尸其事營度廣袤規制宏深繼以治平宣和之充擴又繼以紹興之繕飾

繇是寢完美故侍宸王真人文鄉應詔歸里題於祠曰
景物繁麗頗類深宮誠哉是言今僊墨猶存可驗也逮
淳祐辛亥復修而成淳戊辰水蕩之聖朝至元庚辰又
修而弗克終之比歲詔書崇祀嶽瀆東岱復加大生之
號其修理也宜益謹顧猶缺焉大德丙午歲前元侯正
努與少尹李侯質數詣祠下覩其涇漏墮圮壁頽像仆
謂非所以承上意尊大神也謀一新之捐俸以倡前郡
守聶侯從政郡倅于侯時咸捐俸致助屬吏州氓亦如

之選幹敏者董其役而元侯躬泣焉經始於大德丁未
之五月落成於至大戊申之三月葺帝後殿構䟽妝樓
敬端莪鬼兩廡因舊而加益覆塗墜者為屋凡一百五
十餘間鼎新創造者凡五十有五間塑像因舊而增飾
者帝后而下凡五十有一從新雕塑者帝像暨諸像凡
二百丹堊輝華甃砌整潔其或未備則今郡侯綽哈實
足成之是祠也視嘉祐為有光而壯麗誠為東南甲矣
州人屬予記之余聞先王制禮諸侯祭封內山川今岱

宗峙於齊魯之境其祀也宜無越其封也後世廟祀乃
徧郡邑得無與禮經戾與善為之解者曰東方生氣也
民物所資生也宜祀以禍福恐動者曰泰山主生死也
益宜祀斯言也非愚所敢知然而樂為之記者有以也
凡祠廟興廢繫乎時爾聖主如堯甸宇清泰豐雖偏州
落萬山間而天幸際樂歲官無苛征民無轉徙乃得以
宗幽靈之宮顯升平之象非時也乎耄穉士女辦香拜
庭裊回笑語第以資遊觀之娛而誰知時和歲豐民安

神樂皆上之福澤涵濡以致此也倘如佗州異邑旱蝗
頻仍流遷迸溢即民有環堵且弗保有司議賑救且弗
暇而暇及神祠哉於傳有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信
矣吾人生此州逢此時覩此事遂得為太平幸民其為
此記也非徒侈祠廟之修亦以賀世道之泰云是役之
初鎮守總管林侯應春亦助費而提督某某助尤多若
諸鄉人戶題助者別刻石以紀名至大二年己酉歲某

月日記

水雲村記

余家南豐之西里距治特數十步而近夜聆譙鼓聲藜
藜如在枕邊而深巷無鄰幽華疏竹蕭間淡雅氛市
聲所不到或竟日門無轍迹居然類村落間出門數武
盱江橫陳江外南山孤聳綠水環洲渚白雲生洞穴客
因名以水雲村予亦自謂水雲村嘗有寇至去之寓盱
城八載乃歸歸而海桑變人民非獨村中水雲依然竊
以為吾之於世也流蕩惟所東西飛揚安限南北哉故

復自稱水雲村客亦謂予水雲村蓋嘗酒餘書暇散策
村中撫水波雲氣而嘆曰人間世孰非水與雲邪今夫
聚則形散則氣倏貴倏賤之楚之秦甫笑語之團藥俄
聲景之磨滅即有身一水雲爾邸第儼乎鼎盛煙草忽
其荒寒部曲傳呼而烝嘗乏人阡陌彌望而後昆丐食
即有家一水雲爾光景如流生聚易散慈菴暢茂而槁
乾焉富強雄盛而衰謝焉即天事一水雲爾水乎雲乎
名吾村乎谿曲浮波滔汨晝夜山椒游氣變滅須臾乃

萬事萬物亦一水雲而天地一大村也悲夫水底東流
人不知白衣改變為蒼狗顧以彼之不可羈而停不可
執而玩者恃為長且久千古達觀殆將一笑吾於是乎
有感矣故筆之為水雲村記

水竹佳處記

繇州東門外沿盱水而下二十里其地為梅潭繇梅潭
絕江而南其地為查谿瀕谿有隱者居焉其人為月潭
曾君余嘗過其廬乃在翛然水竹間清漪淪漣翠玉叢

鬱余絕喜之為名曰水竹佳處君徵余記余語君曰競
利名者趨市朝適興趣者樂山水山水之佳視市朝不
大勝乎嘗試即君所居而求之韶景冲融桑麻杳靄耕
犁如雲江鱗游泳春之佳處也梅林諸波舸艦銜尾龍
兒解籜禽語宮商夏之佳處也秋之佳處山眉洗黛月
浸澍江蕩蓼映而鷗鷺飛冬之佳處疏林枯梢瓊田玉
界行客稀而漁舟沸佳矣哉四時乎且也庭宇深明琴
書橫陳有舞萊子之綵於堂前者有斟安仁之觴於膝

下者則佳處不在水竹而在君之家庭猶未也忠厚培
福壽詩禮淑子孫動而不與物忤靜而與天者游則佳
處不在家庭而在君之方寸間繇方寸推焉善積而慶
長其佳處正浩浩乎無涯也余亦居近盱濱庭有疏竹
顧倚市而多囂乃不能如君得佳處余甚羨君矣雖然
幸共一江相距且不大遠君如許我則酒餘書暇乘興
扁舟將時一詣君焉佳處未必不容分半席也君曰諾
其為我歌乃歌曰眇清盱兮縈紆森綠竹兮繞廬誰宅

其間兮日月潭翁之攸居儼獨據夫佳處兮吾欲繪而
為圖庭多蘭玉兮家富詩書里稱善人兮神明翁扶吾
祝君以福壽兮君宜懋德以自娛吾欲分席兮君毋笑
曰爾何其愚至大庚戌歲嘉平月記

西林院修造記

至大辛亥秋予延平官期至有司給驛促就道西林鎔
師倏來前曰將為山門干檀施記繕修未遑也而記可
乎予曰然師輦屨亟取幅紙疏顛末見授曰行茲亟需

暇為老僧記可乎予曰諾明年春予與諸生接會適小
休視幅紙故在因省前諾之不可負也為之記曰吾豐
北出揖僊門外有支徑繇支徑西復北數十武有精藍
其名西林其題扁唐牛丞相筆其竹木深閤有幽趣其
檐棟隱映蒼翠間有遠意至其構創次第則紹定己丑
歲成正殿者圓公也寶祐甲寅歲成法堂與鐘樓者然
堅二公也暨咸淳壬申歲成毘盧藏者宗公也其大畧
如此而鎔則嗣淙者也嘗獨悵然曰佛殿古矣洵圯洵

修圮彌甚吾安得不圖新藏殿未古也卑濕朽腐將亦
圮吾安得不議徙吾老矣當吾世弗修後將誰修於是
持願力感衆心時則有張某首為之新寶殿飾塑像有
鄒某繼為之徙法輪瓶西殿若鐘樓則又張某葺焉興
役於大德丙午歲落成於戊申己酉間聖輝而采煥猶
神運而鬼輸也師勤矣哉西林蕞爾室無寸田可粒無
拳土可薪晨昏鐘魚取給鏡梵信淒索不易堪矣師清
苦所格天龍陰驅仆者起蠹者新繼自今當復可支百

年亡慮矣乃有名山鉅剎匹敵封君而罕克為師所為者非以飽甘鮮侈肥輕即以畜姝麗廣孳育於彼法中此輩當墮何獄顧且魁岸倨肆自矜豐泰曾不悟業由此積罪由此熾故曰師勤矣哉予與師為方外友六十年見師沈朴靜嚴壯老弗貳用醫術售恬不自私惟興造是急猶常曰是何足以見吾志邪將澄寂內照勇徹妙悟期超絕乎塵事經營之外乃或可藉手對吾瞿曇氏也予曰師志乃及是乎即法雲地華藏海皆師侘日

到處而予亦志是也久矣空劫有家願分半席因備載
師與予素論如右而刻之石

陸文安公祠堂記

延祐某年六月甲子泉南偉特士李君肇建陸文安公
祠堂成使友來告於文學掾劉堦曰不肖志聖賢之學
勤矣初宗建無所得宗江西灑然若有得也因闢家塾
揭繪像日與諸生嚴事之未有記也敢請予竦立曰言
何易邪事闕道統予安得而易言之也友重請弗置則

舉昔所聞於師以復曰鴻濛未分道涵太極太極既判道屬於羣聖賢自堯舜累傳而達乎孔孟自孟氏失傳而竢夫宋儒故有周張二程濬其原而周則成始者也有朱張呂陸承其流而陸則成終者也脈理貫通心境融徹殆天地重開而河洛復泄也道之統緒畧見是矣中原遠難具言言其近則朱文公起於閩張宣公振於湘呂成公奮於浙莫不昭回峻極砰轟動盪時則文安公拔起西江而與之齊其志氣神其識趣卓其學宗蓋

而直指本心其稟天得而匪繇師授劈析義利則疾雷
破山剖別儒釋則明鏡照日扶人情之矯偽則飛矢中
的破俗學之偏蔽則剛風掃雲以至該體用之全壹天
人之正探象數之奧究政化之原專涵養之功尚務內
之學超箋傳之銅戒躡等之非誨人讀書必指樞要而
示以入聖之戶庭勉人立志必如鑄鑿而聽者至為之
感泣告君必以唐虞三代為準則治郡必以正俗慎罰
為先務凡平昔提警學者懇惻英發無非鞭辟近裏復

其性初救末俗之支離還太極之全體非蓋代英豪千
齡間氣也夫象峰中天百世稽首朱文公嘗曰江南未
有人如子靜八字著脚曰安得如子靜堂堂自在曰子
靜實高伯恭安得似曰子靜平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
一於天理不以一豪人欲雜其間至閱公奏篇則曰規
模廣大原流深遠所造深所養厚文公斯言蓋天下之
公言而私詬病者類曰惟務超悟也曰惟尚徑捷也分
門護黨之風熾隨聲接響之弊滋而卒之盲瞽有不睹

天外之光霽者矣嗟夫終日如愚而曰似禪浴沂詠歸
而曰似僂彼親承元聖單傳正宗議者猶斷斷他奚怪
焉抑文安公之訓曰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千
百世之前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百世之後
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東海有聖人出焉同此
心同此理也南北西海有聖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
此其寥廓高朗會萬歸一彼此尚同異者不媿死哉李
君之灑然有得獨異于是吾故書曰泉南偉特士蓋褒

筆也宏齋包先生嘗言文安之學深造自得本之孟氏
孟氏之後至是而始一明荆谿吳先生曰貫羣聖賢之
旨可以合一身心之妙充一身心之妙可以補羣聖賢
之遺合朱張呂陸之說溯而約之周張二程合周張二
程之說溯而約之顏曾思孟合顏曾思孟之說溯而約
之孔子則孔子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孔子之學
即臯益伊仲傅箕周召之學百聖而一人萬世而一時
孰為異孰為同哉味斯言也事既久而論宜定矣若猶

未也則又有正心胡氏之說在曰江西之學如取日虞淵洗光咸池太白殘月何敢爭耀愚不佞敢誦此以成李君之志謹記

方寸地記

存方寸地與子孫耕古賢明訓也延平隱士聞君取以名其堂杏林使君為之題其扁予因為之行其意曰深乎哉君之寄意也方寸地云者誠言耶借喻乎夫人中兩間而立為萬物之靈其步趨聖賢其建立勳績其宰

制事物其光裕雲仍壹是皆以此地為本律以人間世
常理即繩尺可約步畝可推區區方寸奚適於用惟其
隱於中局似若促狹而離婁弗能視公輸弗能度蓋蕩
乎無畦廓乎無垠前無始而後無終也日朗月輝吾地
能融雲敷雨沛吾地能通天淵飛躍古今代謝吾地能
統宗宇宙在此方寸中不過太虛浮雲爾抑斯地也人
共有之鮮克存之畧舉古隱逸如馬少游欲使鄉里稱
善人有意於存者也如龐德公遺子孫以安有意於存

者也吾故曰深乎哉君之寄意也君姿端雅而學富瞻
儵然高隱涕唾浮榮鄉論無不推德人吉士少游德公
其匹與所居地與庠宮鄰其堂足容數十客乃跪曰方
寸地者豈固有羨於金張之第王謝之宅而為是反說
約邪噫君意深矣顧君甫中年爾繼今壽九齡即九齡
存此地壽百歲即百歲存此地匪直斯今繩繩百世宜
永存也愚敢以是為君頌則又授君治地之法曰潔清
以灑之母汚以喜怒之塵泥坦夷以闢之母隘以深險

金定四庫全書
卷三
之谿竅正大直方以藩維之母堆以利欲之冀壤是固
君所優為又加勉焉則此方寸者非地也天也愚敢以
是為君規君名濟時字幾安先世自廣信徙延平因家
焉延祐三年丙辰歲華朝記

積善堂記

繇延平津而東六十里曰吉谿溯谿而上十里曰芷陂
乃輿地勝處有宅兆焉曰游氏墓阡游居吉谿有尚義
者曰和中居士其存也愛芷陂之勝將卜墓焉歿諸子

以葬于是既葬搆創其傍曰積善堂居士長子仲安謁
予記予曰昔固未嘗履斯地登斯堂也子而欲記為我
言之對曰言其歲年乎遵治命而定於茲者皇慶三年
之冬也葺治完美邇日甫訖役者繼以二年之力也言
其形勝乎則有時賢品題之什詠在先生其為我著之
予曰美哉子之名堂乎善之為義宏矣若之何易言之
昔者聖人作六經貽萬代揭世教輔民彝無不以善為
訓傍出如諸子百家之說貝多雲笈之文亦無不以善

為第一義意者徹蟠際貫幽顯莫大乎善凡其壽富而
安逸位尊隆而宗蕃衍又無不由此乎出也抑世固有
知為善之足貴者罕有如子知積善之為貴者噫子何其
敏悟邪夫物之積也不豐則其用也不裕譬取帑廩焉
財賄日積則帑常充否則易以匱忝稔歲積則廩常實
否則易以虛積善猶夫是也子而知所以積則必由一
念一事之善至于無一念無一事之非善故純乎仁愛
善乃積間以慘虐非矣純乎忠厚善乃積雜以刻剝

非矣純乎廉取而優與善乃積參以貪吝非矣予聞易
為六經首乾坤為易經首其辭曰積善之家必有所餘慶
積不善之家必有所餘殃必之為言垂戒峻切凜如科條
之不可犯遵之者昌背之者亡善貴乎積益如此也吾
又聞務積善之益宜先除賊善之病病安在利是已利
嘗與善對始也勇於積善終也流為不善則利心賊之
也骨肉財產之爭鄉鄰疆界之競商賈物直之計校一
迷其心萬善俱喪夫焉有所積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

分利與善之間也舜跖相距何翅天壤而其分歧止在利善兩字吁可畏已亦可戒已于歸而與昆弟兒姪會於堂其以吾言告之他日子獲登斯堂又當為精言之仲安名以仁弟仲和名以禮而仲安以文學進今為小學訓導云

重修學記

南豐為江右文獻邦郡有學舊矣燬於至元丙子重葺乙酉距今僅三紀歲月未大遠風霜未大徧也柱石猶

完牢而采獲猶章明也吾意更百年將亦足以搆柱乃
延祐丙辰歲仲秋夜半禮殿壓焉霆轟山崩聲動遠邇
咸曰噫異哉詰朝聚觀則殿西虹梁遽折為二棟椽瓦
解狼籍委地衆駭視博詢迺知昔之構荆也責成欲速
弗暇擇材故今之傾圮也閱歲未深已致蠹朽又咸曰
噫宜哉無足異矣當是時南昌辛公方泣講席帑竭廩
虛欲得議修顧役鉅費侈趣辦無所以舒是憂會東魯
王侯甫領郡政化新風聲聳宗文禮士槐芹德色一日

語公曰毋徒憂共圖所以舒是憂公乃稽簿書蒐遺餘有曾貢元梯已莊者故學田也比歲指為貢士莊者謬誤也租不入學而有司封貯者兩易歲也公謂昔之家居待次也嘗聞而憤之誓以隸職之日必復侵疆今其時邪即白侯侯喜遂由州及儒司勘驗是實以聞於省遼繇省以下於州匪直捐租乃鄆謹皆復侯益喜命發廩易楮焉以定計者踰百儒之助者又什二繇是市良材運巨甃匠資於官丁取於佃侯日詣學忘寒暑指授

規畫督勵工程辛公則早暮從侯竭蹶服勞已而腐者
堅缺者全翳黥者光鮮層構飛檐度越於前且復飾衮
冕像新橋星門華煥雄峙中外交暎州人謂昔未覩部
使者亦謂他州罕及也公語余曰幸哉吾志遂吾憂釋
矣永惟葺殿宇復田租太守功也今掾蒙太守賜也吾
不忘也郡士友彌不忘也惟是學未有記今雖不忘者
久或忘之盍記諸余曰諾因是思郡國不可以無賢牧
守也而賢牧守不可以不知學余聞侯嘗從鄉先生野

齋李公游其誨也勤其悟也敏其言論風旨有習聞而默識故於吾學校盡瘁而於南豐先生遺祠復繕飾焉侯之知學可見也已吁僖公之修泮歌於詩文翁之興學著於史揆今準昔可書也故書曰延祐四年八月奉議大夫南豐州知州王著重修學殿成學正辛泰來相之是為記若夫協謀集事則達魯噶齊奉直公巴延徹爾同知州事務孫公好直判官從事周公吉俱有功於是役者也宜併記之

南豐州紫霄華陽巖三茅真君祠記

僊道行世無遠邇有人焉慕尚宗信之弗懈即遠者邇
矣江左有郡曰金陵金陵屬邑有山曰三茅蓋茅僊兄
弟成道之地道書所謂華陽洞天者也吾州僻左無知
者知亦憚遠無游者延祐甲寅歲里善士謀濟川楫慨
慕元虛始獨造焉帆重湖航大江一往復凡三千里受
經錄於宗壇分爐薰於靈瑣巖奉以歸歸而謀卜地以
祀未獲也其里之紫霄觀側古稱道人巖者臨流絕險

歲久榛蕪而地幽塵清堪駐僊馭觀主張惟善啓之濟川是之迺鑿迺芟迺闢迺鏡乘夷曠而祠三像于中構別館而祀鍾呂于後蒼翠環合風露蕭爽咸稽首曰茅僊乃在是何其近也濟川徵予記顧予自幼服習孔氏書於老莊氏懵未有聞其何以記則取其所紀載者為述曰姬周公之嗣封于茅後因以為氏秦皇時有諱濛字初成者隱華山師鬼谷得道冲舉傳四世而三真出焉長曰盈字叔申生漢景帝時初入恒山學長生遇總

真王君方平授大霄隱書九轉還丹愛句曲山謂為真
洞僊館也南渡居之哀帝元壽二年叔申年一百四十
有五後遇神人授以僊職一日乘鵠去次日固字季偉
幼曰衷字思和仕漢並為郡守高年棄官從兄得道亦
僊去邑人為建壇宇祠祀光武獻金於廟明帝敕修由
晉訖唐帝咸受經錄於茅山逮至前宋崇敬尤謹僊書
宸翰輝煌日星鶴帔星冠羅棲巖岫其頤神葆真之士
依靈祐而獲度世者逮今無虛歲也嗟夫萬事萬理一

方寸爾志所篤嚮即丹邱玄圃十洲三島且不遠矣濟
川之於道也專且勤故履危涉險而無倦心道遠費侈
而無靳色卒能使江左僊真之祀延逮鄉邦使一方寡
聞之民翕加禮敬茅峯煙霞歛其在目豈吾徒儒迂不
化者能及是邪是宜記初三真封號已穹厥今運啟聖
明彌加崇信於是妙道冲虛聖佑增真應至道冲靖德
佑增妙應微妙冲慧仁佑增神應云宜併記延祐四年
歲在丁巳十有一月吉日記

一齋記

豐有水村翁者寢老且憊矣猶沈痼書癖不自療為達人所笑曰爾躬之弗恤而學之是務乎猶石田也有孫曰深弱冠嗜學頗類翁屏處斗室中案書整嚴研墨精潔癖好亦類翁辨色而興深更而寐忘寒暑饑渴誦讀達於臥內或時妨老人睡翁亦自笑一日語深曰我之沈痼不療者竟傳染至汝邪雖然妨睡事小志學事大吾不以此易彼也吾平生辱交名卿顯人魁儒望士濟

濟滿朝野當吾齒壯氣雄狎玩短景豈識世境之有海
田人命之為露電直謂清時常春白日常午也而大化
銷鎔一體歸盡曾幾何年有不存若教之祀者有不反
湘纍之魂者有不歸先軫之元而不掩張進之骸者朱
門縣薄故墟鞠草宗強胄貴苟賤資身令人感念興替
哽塞摧傷已不勝懷舊之悲况使望爽鳩氏之居經田
成子之國雍門之嘆梁父之吟川原莽蒼蛩螿慘戚將
有俛仰千載至於流涕者矣今吾陋巷幽棲詩書十世

雖踈鐘斜月殘夢悠揚而晝窓蕭閒夜鐙青熒猶獲與
汝談經析理撫慨荒涼寧非祖孫之所甚幸又何愛片
言不以成汝志也深汝來前今汝少也而志於學似矣
抑未省此志壯老如一否凡志貴一一故有成吾懼汝
之未達此也故扁汝讀書之室曰一齋汝其日對之日
思之嘗試求其義其知一乎曰未也吾與汝談一一未
易窺而亦未易測也爾充其用即浩乎其無津廓乎其
無涯肫肫乎其純渾渾乎其真天地之所以清且寧以

是堯舜禹之傳心湯之協德文之純孔之貫以是不惟是也下至於技若秋之奕牙之琴郢人之斤由基紀昌之射與夫鍾王顏柳之書僧繚熙筌道子輩之畫凡蓋代而絕倫擅名而致利亦以是也深勉乎哉夫併敵乃能殺將多岐必至亡羊宇宙以來人物何限孰非有志者有志孰無成者顧或不潰於成即其志有不一爾蓋一則無暴寒而功力完一則無雜悖而精神聚寸念之烈蓋天蓋地將何事之不可成二焉三焉始銳者或終

懦樂此者復羨彼中道廢晚節變雜念紛飛而幸其有成也愚已深勉乎哉昔者汝祖嘗志學如汝矣惟其志有不一也故知道義之足貴有時而重事功知博記玩喪之為非有時而溺語言文字知此心嘗在腔子裏之為妙有時如游騎之四出知聖門學術之為正塗有時而縱談僊佛知建學之為足尚有時而心慕江西知科舉利祿之不足道有時而欣羨乎榮名若此皆不一之病也馴至於老而無得焉有由矣深勉乎哉謂予不信

質諸周子有問周子曰聖可學乎曰可問何以學子曰要在
一鳴呼微矣因書之以為記既擷筆觀案間陸子書
有曰我這裏是刀鋸鼎鑊底學問斯語也吾偉之并書
以堅汝志延祐己未孟秋水村翁記



水雲村橐卷三